

低语

张恒元 著

走了很远很远，才回过头
时光是一双
不耐穿的鞋子
坐下来，等等
另一个自己。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cp.net.cn>

低语

张恒元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低语 / 张恒元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90-2273-0

I . ①低… II . ①张… III .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255977号

低语

作 者: 张恒元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中尚图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4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18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273-0

定 价: 34.00 元

序

Preface



文学作为最重要的文艺形式，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揭示生活本质、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创作和阅读文学作品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提升精神境界、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镜子、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作用不可替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时代的精神高标，在充盈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着正能量。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高度重视文学创作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加强职工文学创作队伍建设，深化职工文化活动，拓展职工文学作品传播渠道，大力繁荣电网文学创作和职

工文化生活，把职工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公司系统的作家坚持“为职工书写，为电网放歌”，电力作家以丰富多彩的作品，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这支老中青梯队的作家队伍，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扎根沃土，深入生活，长年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甘于寂寞，潜心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创作出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良好反响。这套丛书的10位作家是公司系统作家的优秀代表，他们以旺盛的创作力和精进的探索，在各自的创作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其影响已经从系统走向社会，是目前文坛上的生力军。丛书兼顾了小说、散文、诗歌等主要文学形式，门类齐全，各放异彩，整体上代表了公司系统文学创作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准。

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专属的文学，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特色，文学要发挥“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作用，通过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我们对文学的期盼。在实现国家电网战略目标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学创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作家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作家思想观念、审美情操、创作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在创作中要真正解决作品与生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要处理好作品的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作家还要切实提高美学判断的品位，没有美学的高标杆、高品位、高趣味、高追求，就没有作品的高境界。

希望作家们在今后的创作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创作出更好的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王 刚（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把一个词语，种在骨血里

——读张恒元近期的诗

夏 汉

(一)

中年是一个人生命的黄金时段，尤其是男人。而作为一个诗人，同样会展示他生命中的幽深，当然，他会在这展示中诉诸回眸、回归与远眺，以及对生命诸端的探究。张恒元自然也不例外，而他一定也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在《旧时光》里，我读到这样的句子：走了很远很远，才回过头/时光是一双/不耐穿的鞋子//坐下来，等等/另一个自己。说到底，回头看是一个人成熟的标识，这大约也是中年的心理动机，故而诗人的此类诗写是一种本真呈现。恒元似乎看得更清楚，他意识到

时光的急迫与短促，同时有了对另一个自己的审视——就是说，一种知性及时到来，让他的写作拥有了某种可信的诗学依据与信以为真的品质。而来自对中年的体悟恐怕最能体现在他对故乡的观察中，在《不语的村庄》里，诗人写道：

寨门和围墙爬满青苔

小村子，矮石屋

夕阳的魔法，让大地上矮小的事物

长出长长的影子……

人群来来往往。住进老宅，或新坟

……

小窄巷的深处，光阴是一匹

跑丢又跑回的白马

除了炊烟，一切都在降落

除了黄昏的低语和虫鸣，再没有人

多说一句话

在这里，有对古朴村寨与人群的呈现，也有对死亡的暗示，而且再次提及时间——光阴的话题，诗人采用低沉乃至压抑的语调，一种中年的沉思恰当地披显出来。在《失落的优雅》

里，这份沉思则催生了一个人向农事的回归：放开画笔，拿起鞭子……/津津乐道于/犁地，扬场，耕云播雨。可是，有一阵子，他怕看见农具/再挥舞时，当年优雅的耕耘/已经变得难看//如今，连这些难看的优雅/也弄丢了。无疑，这里关涉的是人的异化忧虑与尴尬题旨，让诗人的笔触愈加显得深入。而在对于时间的审视中，也会有某种沉重或心酸的情状涌现于诗人心中。比如《一匹马》：

在中原，一匹马

就是N匹生产力

庄稼那么多，他拼命

奔波，进化出

站着睡觉的本领

当年，他乖乖地趴在地上

弓起脊背，形成一匹马

他唤我上马，驮着我的童年

如今，这匹马流落岁月的平川

老成一只纸老虎

他开始健忘，马马虎虎

我平生第一次果断决定

从他的身后绕到前面
模仿他的语调唤他上马
这匹老马，再也不冲我扬蹄和嘶鸣了
他伏在我的背上
小心地抽泣

的确，这是让人心酸的。而让我惊讶的是诗人居然写得那么冷静，以至于不动声色。这里显示出诗人的性情内敛，更重要的是一种中年的诗学修炼。就是说，恒元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彰显了更深远的生存本相，那便是衰老——这生命的必然。在对恒元持续的阅读中，我发现他是一位不断挖掘生命边际的诗人，比如他在对于远方的眺望中，寄托着独有思念。见《远方》：

野花，草原
天空湛蓝。山坡把羊群
抬上云端
那匹唐克马，我叫它
草上飞。飘动的鬃毛
像晚霞失落的玫瑰
木头楔进木头

马头望着马尾

琴弓吻着琴弦

来来，回回

风，呼啸奔来

马，嘶鸣奔来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草原牧场画轴，寥寥几笔就勾勒得如此美好而生动。但你若以为诗人的真心在此，那就大错特错了，接下来：

那个草原深处的女子

没有奔来

这才是他的诗眼。他关心的不是草原的壮美，而是一位心爱的女人，她没有奔来——或许永远不会再来。这里似乎暗示了一个美丽生命的消失，因而才有了“我掉转马头。把泪花/种在泥土的心头。把更远的远方/种在草的尽头”那辽阔而深邃的忧伤。

人到中年，看一切似乎都不再神秘，或者说一切事物都显示出它的本真来，故而，作为一个诗人的中年，他的诗学动机也可以迥别于其青春期的写作。比如他对万事万物几乎可以直

接去呈现而不需要刻意修辞，不妨说，那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整体性深度修辞。此刻，如若硬是加一个喻体，反而显得画蛇添足了。再如，含混与朦胧这样的诗歌样态，对于一些人是适用的，而对于追求真切与实在的诗人来说，似乎就没有魅力了。恒元的写作也许有必要对此保持一些警惕。但总体来看，作为恢复写作不久的诗人，恒元的诗已经在主动进入更为有效的深度挖掘与拓展，其语言表达也达至确切、朴实而有力，拥有的诗艺也在不断得到完善，这些都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有更多期待的理由。

(二)

在《风景》里，我看出恒元诗的复杂，就是说，他拥有了一种处理复杂题材的能力，而这并不是每个诗人都有的。在这首诗里，诗人的切入点很特殊，写一个风尘女子与家乡小学的瓜葛。这样的题材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形成虚假的结果。而诗里却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真实：

寄钱的时候，她都会拍一张照片
把笑容和南方的风景一起寄回
贴在北方的土墙上。孩子们写信说
一定好好读书，将来也去那里看风景

这时，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孩子们还小，还无法理解

风景和风尘的细微区别

后来，她得了病，舍不得花钱吃药

病，要了她的命

教室再漏风的时候，孩子们

就冷，冷得要命；就想她，想得要命

这种真实来自于诗人感受之真——或许，他是道听途说，或许是某天跟家乡人聊天，谈到的一件事，这时候，只有诗人深信不疑，才有诗意的真实再现，这几乎也是一条诗学原则。而最后一节：“再后来一提起她，整个小村都刻意回避/像那些迷人的‘到此一游’/被刀子深深刻下，又被人轻轻遗忘”，则是让人心酸的扭曲的现实，这一切都是在诗人不事雕琢的语言呈现中实现的。很多人纠结于诗艺，认为那是异常神秘的，其实不然，有时候，你只要把握住事物的本真与那蕴涵的诗意的真实，在表达中越老实，可能结果就会越好。恒元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阅读中，我发现他的很多诗就得益于他的“老实”，而正因了诗人的老实，他的诗意才有可能获得读者的信任，即便他仅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细节也足够。比如《立秋》：

他没什么爱好，却那么喜欢秋天
喜欢把大豆和苞谷高高堆起
坐下来，脱去鞋子，磕出硌脚的幸福

恒元还有一种把俗常事物转化为诗意的能力，能够在别人看似平常之处看到一种高贵与美妙。这其实是为诗的根本，就是说，有了这种能力，才有可能成为诗人，才能写出真正的诗。看《雪把一些事物提到高处》：

雪落在哪，哪就长高几分

.....

雪的世界是向上的

光秃秃的大树，灰暗的建筑物

都重新开满花朵

雪花也向平时低贱的事物伸出手

把他们提到高处

我们大多都看到过雪，它几乎是北方冬天的平凡之物，而诗人竟在这里看出把一些事物提到高处，给予雪以非凡的蕴涵。

在一首诗里，恒元揭示了“眼睛的不可靠”。是的，眼睛是不可靠的，因为在诗人那里语言是一切，而语言感觉往往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它是变形的，尤其在修辞之后。而有时候，作诗很奇怪，你常常为修辞不到位而苦恼，总想着多做一些功课，而一不小心竟又过了，这时候你回头看那些诗行会很别扭。自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作者沉浸在一个情景里，感受格外复杂，写作就在不自觉中完成，重新审视时，你才发现，诗句间已经包含了修辞，而且很微妙。诗人回看《空椅子》最后一节时，不知是否会有此感受：

她坐在椅子上，仿佛又不在椅子上

她就那样一直坐着，坐成一把

僵硬的空椅子

这诗句拥有悖谬中的修辞，也可看作一种比拟的意味。可以揣测，在那一刻诗人一定没有去考虑修辞，语言只是跟着感觉自然而然地生成，说是“神来之笔”也未尝不可。这里就体现出一种诗的发生学的魅惑。恒元是一位有生活经历和社会阅历的诗人，看他的诗总是沿着事物与事件的轨迹本分地行走，就是说，他往往并不依赖于想象力与修辞，如此，他的诗就有一种事物自身的本真与美的自然呈现。而在一些刻意于想象和

修辞的诗里，给我们的阅读感觉却是一份牵强在里面，总觉得不那么舒服。我很在意《雪中梅》里的一节：

往事，像一只好看的篮子
一提起，就生动了
雏菊，迎春花，打碗碗花，都开过
当初的相遇雪一样美。如今
日子比雪深
脚腕比梅枝还枯

这里有修辞，然而并不刻意，只是顺手拈来，但诗意却是浓郁的，或许诗里还隐藏着一个不好明说的乡间故事，这从下面的“琐碎的事，装了沉沉一篮子/雪花和梅花，都开了”等句子里可以体会出来。同样，在《暗香》里：

思念是一只蜻蜓，亭亭立在梦中
小河，小村庄。一池荷花香
随着水漂，一波一波散开

也是在不经意间，进入回忆与一种悠远的述说。这一刻，若有多一点的修辞甚至就会毁了一首诗的意蕴和独有的格调。

同时，我们能够看到，恒元偏于书面语，而这一类诗人几乎都有一个倾向，那就在语言里尽可能融进更多的信息——涉及社会、人生以及心智诸方面。在语境里力求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诗人不靠一两句机巧支撑一首诗，而在诗体上则趋于整饬。故而我们看恒元的诗多如此。比如《墓碑》写一个老民办教师的去世，却铺展了“老石匠叮叮当当地忙”“孩子们哭哭啼啼，送葬的队伍排进了云里”“之前，他把所有的病痛/摁回体内，不让它们叫出声来”，还有他的学生，以及他的童年等，这些都在一首十行诗里完成，信息量不可谓不大。

(三)

对于诗的本质，历来有不少说辞和争论，其中一个说法是诗的本质是抒情的，也是不及物的。在这样的定义背景下，太多的人，尤其年轻人一门心思直奔抒情，而且以高蹈的姿态，还有一些人在这个旗帜下，大唱赞歌。从理论上讲这一切并没有错，而更多的情景是，很多人烂于抒情，以至于矫情，而导致了虚假，缘于不及物而导致空洞与不着边际。我们看到，恒元在近期的写作中有效地回避了这一现状，或者说，他清醒地远离抒情而进入一种饱含感情的知性思辨之中。在《大风刮》这首诗里就是如此：